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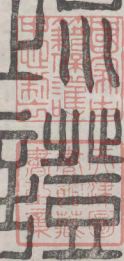
龔志古蹟

八

明龔志古蹟明峇臨亭存

周禮龔志古蹟

卷之二



自序

唐人宗廟志卷一 禮記卷之五 其於禮志

不情
五十四

鄭君列傳云門生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是鄭志乃諸弟子推尊鄭君比擬孔子而自比於孔子弟子哀其問答之語以爲志治鄭學者宜何如寶貴乃隋唐志皆載鄭志卷數唐人作義疏亦多采用歷五代宋而遽亡佚此亦有故鄭君先通今文後通古文先所著書多今文說後所著書多古文說據鄭志答吳模問初爲記注後得毛傳不復改之答劉琰問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是其所著書先後不合並非有意矛盾故示參差之迹學者因其參差之迹正可攷見經學門戶之廣去聖久遠記者各尊所聞今古文皆有師承不可偏廢有前所據而後追改者矣亦有前所據而後不

鄭志疏證自序

必追改者矣當時弟子蓋嘗以此致惑而鄭君自爲解釋其意已彰彰如是孔冲遠等不達斯義解詩則疑禮注解禮則疑詩箋其於鄭志亦疑其與禮注詩箋不合又疑雜問志首尾無次疏家例不駁注專守一經之注不欲牽引他人異說其體例固如是至因專守一經之故並注家一人先後之說不能疏通證明以其少異而疑爲不可信則唐人已不知是書之可寶貴宜其至宋而遽亡佚矣夫自漢至唐鄭學極盛其時諺云甯道孔孟誤諱言鄭服非承學之士莫不服臚顏恰逐康成車後而於鄭學已不能徧觀盡識何怪後來攻鄭之紛紛乎暖暖姝姝學一先生之言乃莊子之所譏後之暖暖者並一先生之言亦不盡學唐人宗鄭既專守一經之注其餘若鄭志等棄之弗顧宋

以後人宗朱又專守四書之注其餘若語類或問有異於四書注而可備參攷者亦復棄之如遺其所見狹隘不能盡厥後儒之意後儒起而搢摭他說以反攻鄭君與朱子究其所摭他說有不見於本處之注而見於他處爲鄭君與朱子所已言者是爲以鄭攻鄭以朱攻朱人但議輸攻者不睹全書而不知墨守者已先不能折衷壹是嗜古之士蓋其閔矣然則若鄭志者豈非今日所當急治者歟予治鄭學有年念是書可與諸經注義參證以攷鄭君生平學術先後異同之故且知古人之學與年俱進常有欣然不滿之意而於弟子問難又常有殷然誨人不倦之心皆後學之所宜法也鄭志有 殿本錢本孔本袁本之異袁後出最詳審其中亦有疏失如引御覽韋曜問曰一條爲

鄭志疏證自敘

二

鄭志謂韋亦鄭君弟子不知此乃毛詩答雜問語韋以孫皓鳳皇二年被誅華覈疏救之曰曜年七十鄭君卒於建安五年距鳳皇二年凡七十四年是韋不及見鄭不得在弟子之列也是書實應成蓉鏡嘗作攷證未畢僅三十餘紙葉入南菁書院叢書茲據袁本復加校訂成所攷證具列簡端不敢掠美其未及者補之名曰疏證附以鄭記與答臨孝存周禮難以存鄭氏一家之學而發明其大旨如此光緒丙申仲冬月善化皮錫瑞

袁鈞輯本序

本傳稱元所好羣書不得于禮堂寫定傳與其人門人相與撰
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隋書經籍志鄭志十
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元弟子撰劉知幾云鄭君
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又云鄭之
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新舊
唐書志二書並載鄭記卷數同隋志鄭志則作九卷其以八篇
爲十一卷旣非舊第此則又闕二卷至崇文總目不復著錄蓋
其佚久矣嘗檢諸經正義所引與鄭君問答者冷剛張逸趙商
韋曜錫瑞案此有誤孫皓劉攽田瓊吳模王瓚臨頌凡十人臨頌鄭君
自有答難禮一書則鄭志問答止九人周禮大司寇疏引易志

袁輯本序

詩甫田及檜譜二疏並引尙書鄭志采芑疏引周禮志周禮保
章氏疏引春秋志小司徒疏引禮禮問志竊意其書是以經爲
次者其不記所問人止錄其語曰禮問者諸書引或稱鄭志或
稱禮問志或稱鄭答志蓋綴于八篇之末故通謂之鄭志也又
有焦喬崇精王權鮑遺任厥崇朝桓朝劉德陳鏗陳鑠諸人之
問答者張逸趙商田瓊王瓚焦喬汜閻而焦汜二人語頗多顧
不見鄭君問答中要必及事鄭君與于弟子之列卽所謂分授
門徒各述師訓更爲問答者乃鄭記非鄭志也今蒐討經疏兼
采他書集鄭志依經類次未附禮問凡八篇鄭記一篇答臨頌
難禮一篇區而出之各還本名庶幾稍見當日之舊焉

鄭元通費氏易也漢書儒林傳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
云嘗從孟喜問易故蘇文志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
京房六十六篇據說文述孟氏易房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
鄭本作楛非用京氏易其爲孟氏易無疑大畜無象而告
注云巽爲木者此文體之例鄭君注萃象云四本震爻注賁
六四云六四巽爻也注損象云四巽爻也注井九二云九二
坎爻也注萃象云五本坎爻注中孚巽云二五皆坎爻注萃
象云二本離爻注頤象云二五離爻注損象云五離爻也注
離九二云三艮爻也注豐九三云三艮爻以是推之初四陽爲
震爻陰爲巽爻二五則爲坎爻離爻三上則爲艮爻兌爻大
畜六四巽爲木卽賁損二卦之例云互體震同人注云卦體有
巽鄭氏義云互卦有二例象注云互體震同人注云卦體有
巽頤注云自二至五有二坤之等三爻爲卦也大畜注云自
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四爻爲卦也然則當有五爻之互爾不
具耳震爲足艮爲手並說卦傳文鄭氏易注引震爲足其可
攷者祇此大畜六四餘則易緯乾鑿度注注引震爲足其可
見而已其引艮爲手則於大畜六四上九外更得豐九三繫
辭上傳第二章二注也云震爲牛之足者據爻辭言牛也外
卦艮三至五互震故云足在艮體之中李鼎祚周易集解云
艮爲止手亦手持於物使不動故艮爲手與此鄭注艮手持
木義合說文木部桎足械也桎故鄭君注周禮大司
寇桎桎而坐諸嘉石注掌囚中罪桎桎注禮記月令去桎桎

鄭志疏證一

並云在足曰桎在手曰楛是桎楛手足定有別也春秋莊公
三十年左傳則執而楛之正義大畜六四童牛之楛牛云
楛者牛雖無手謂楛前足也本鄭志向書費誓今惟淫舍楛
牛馬疏引鄭彼注云楛爲桎楛之楛施楛輪作於牛馬之腳
使不得走失義與此同又案鄭志易義二條皆答校勘語而
他經亦無洽問是剛固傳鄭君易學義也錫瑞案校勘語以
監毛本從水作洽爲誤袁氏則以作洽爲誤作洽洽之姓
古皆有之未知孰是成氏所據之本亦作洽也據鄭君別傳
云元故兗州刺史也是第五名
元不名元先成引作元先沿誤

歸妹六三歸妹以須注須有才知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
名女須

答洽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姊以爲名
詩桑扈疏袁氏攷證曰姊詩疏作妹

案離騷女嬃王逸注云屈原姊周禮冢宰序官疏引
鄭易注屈原之姊名女須正作姊詩疏誤也今改正

疏證曰桑扈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正義曰周禮每官之下
皆有胥徒胥一人則徒十人是胥以才智之故而爲十徒之
長又有小胥大胥之官故知胥有才智之名引易注鄭志云
云曰是胥爲才智之士胥須古今字耳孔疏引志作屈原之

妹校勘記曰案姊誤妹孔廣森經學厄言曰須者長女之稱
天文星占織女爲處女須女爲既嫁之女錢繹曰說文須女
字也楚詞曰女嬃之嬋媛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嬋媛書高
后紀過其姑呂嬃師古曰高后妹是姊妹皆可稱嬋成蓉鏡
曰案說文言部請知也周禮通作胥天官序官胥十有二入
注胥讀如謂謂其有才知者爲長秋官大行人屬象胥注胥
請爲謂請謂象之有才知者也鄭讀以請爲本字與許合易
歸妹六二苟爽陸續作媯鄭本作須云須有才智之稱者鄭
君意謂須亦請之通段字請之通作須猶須之通作胥也云
天文有須女者史記律書東至於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
陽氣未相離尚如相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是其義須女
即天官書之婺女矣屈原之妹名女須須才智之稱故屈原
之妹以爲名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據王逸袁山松鄴道元
皆言女嬃屈原之姊謂鄭注周易姝字恐姊字之譌是也故
阮氏元毛詩小雅桑扈校勘記從之錢氏謂姊妹皆可稱嬋
援高后紀爲證今案呂嬃是高后妹之名非姊之別稱紀稱
呂嬃過其姑呂嬃即如錢氏說嬃爲妹是時呂后已崩呂祿
恐不得稱其姑爲妹也錫瑞案玉篇請才智之稱也文選陸
機辨亡論注請知也義本說文廣雅請哲也亦與智義近有
才智之稱者請是正字胥與須是通假字故鄭讀須爲請鄭
君至元城注周易是注易在臨沒之

年故易志止二條問者止洽剛一人

尚書志

堯典乃命羲和注黎爲火正司地

啓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當爲北當云黎爲北正

本疏袁氏攷證曰爲

北疏本譌爲地詩檜譜疏引尚書鄭志答

疏證曰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鄭語云爲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命重黎故鄭元於此文用楚語爲說也祝融火官可得稱爲火正司芒木官不應號爲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顛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爲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本官故掌地猶爲火正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當爲地當云黎爲北正孔無明說未必然也詩檜譜正義曰尚書鄭志答趙商云火當爲北則黎爲北正

鄭志疏證二

一

也韋昭亦以火當爲北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據陰陽之位對南正爲文則爲北正是黎一人居二官也鄭順外傳之文故云火正耳錫瑞案草解楚語引唐尚書云火當爲北北陰位也韋不駁唐故孔疏卽以爲韋昭說也徐幹中論麻數篇引楚語作北正益用鄭說改字臣瓚注漢書以火爲北之誤其所以致誤者篆文北字作火火字作火蓋因形近而譌史記厠書集解引應劭曰黎陰官也火數二地數也故火正司地以屬萬民說近傳會未若以爲北之直捷也

四岳注置八伯

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答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

吏主之

禮記王制疏

疏證曰王制正義引鄭志云云曰伯卽牧也故周禮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內不置也畿內既不置牧則應無牧下之伯而云五侯九伯畿內有一伯者但比擬畿外應有而言之其實無也成蓉鏡曰八伯有二義尚書大傳唐傳四嶽八伯云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名曰哲陽儀伯之樂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

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名曰初慮義伯之樂名曰朱于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名曰苓落和伯之樂名曰歸來幽都宏山祀甯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曰纓纓纓一此今文人說也鄭注堯典四岳八伯唯驩兜共工放齊豷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又注大傳四嶽八伯云堯時得義和命爲六卿主其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爲四嶽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驩兜共工求代乃分置八伯此古周禮說也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置八伯此古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六鄉之事司徒主之鄉師分理之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鄭君注遂人掌大夫二人鄭君注遂人也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是也故其注大傳亦云八伯者據畿外八州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云伯即牧也者尙書立政宅乃牧鄭彼注云厥之州堯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四岳羣牧周禮周制大宰言建其牧故云然今言四岳八伯恐人致疑故明之曰伯即牧也錫瑞案伯即牧也四字乃孔疏引申鄭義成氏以爲亦鄭志之文非也解鄉遂之吏雖未鄭義然是周制不可以說唐虞四嶽八伯之解當從今文大傳明以四嶽八伯並稱是四嶽外別有八伯鄭君謂分四嶽置八

鄭志疏證二

二

伯則既有八伯當無四嶽矣說與大傳不合鄭注大傳無據畿外八州等語成氏所引不知何據

咎繇讓州十有二師注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則子男也

張逸疑而問鄭案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

云禹朝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答云欲明諸

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趙商不達鄭旨而問鄭云以

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

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

似頗不合答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

守在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

非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

禮記王制疏

疏證曰王制正義曰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與會稽別也若鄭康成之意塗山則會稽也故注尚書云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張逸疑而問鄭云云曰鄭意以塗山會稽爲一以諸侯爲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羣臣羣臣則諸侯也鄭云兼用外傳內傳語者禹朝羣臣於會稽是外傳語執玉帛者萬國是內傳左氏語按萬國之數鄭注象陶謨堯初制五服各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益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入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鄭云四百國在此鄭亦隨問而答非事實也非實法也引趙商問鄭云云曰此鄭亦隨問而答非事實也非實積某無空缺之處故知略計地爲四百國耳成蓉鏡曰案說文艸部論會稽山也段注二傳所說正是一事故云論山即會稽山論塗古今字故今左傳作塗封禪書管仲曰禹禪會稽吳越春秋禹登茅山以朝羣臣乃大會計更名茅山爲會稽蓋大禹以前名論山大禹以後則名會稽山故許以今名釋古名也杜注左傳云塗山在壽春東北非古說也會稽山在今浙江省紹興府治東南十二里錢氏釋亦云說文論稽山國語韋氏注云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故謂之神然則論山即會稽山羣神即諸侯與鄭意合鄭答張逸言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此云鄉遂有無無以

鄭志疏證二

言也文不相應王肅禹貢注賈馬輒失其實鄭元尤不然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入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陳祥道禮書康成滯於禹會萬國之說嘗曰夏縣內四百國又曰夏縣內九十三國是自辰也江聲尚書集注音疏鄭以畿內諸侯皆子男卽如其說四百子男之國適盡方千里之地若在畿內則無餘地以處天子故趙商疑而致問鄭志云云據鄭此說則畿內四百國卽公卿大夫之采地皆不及方五十里其審然與益鄭君欲言九州之內足容計則外如此計爾聲案方七千里之地實足容萬國第如鄭計則外州之大六倍於中州非制也錫瑞案諸說多於鄭義獻疑孔疏已先疑之攷漢人言萬國有二說一是實數一是虛數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壘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國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云協和萬國此之謂也論衡齊世篇曰唐之萬國固增而非實者也又蘇增篇曰尚書云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教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眾諸夏夷狄莫不尚和故曰萬國據此二說班孟堅以萬國爲實數夏侯尚書義王仲任以萬國爲虛數用歐陽尚書義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君從古尚書說鄭無駁與許同五千里內不得容萬國故以萬

國爲虛數班氏習夏侯尚書乃謂方制萬里而萬國爲實數者蓋夏侯尚書博士之說或有同於古文說者故與異義所引夏侯說不同也鄭從古文以萬國爲實數王肅用今文說駁鄭以萬國爲虛數其說各有所據後之申鄭駁鄭者皆未能攷鄭說與王說之所自出也

禹貢大陸既作注大陸澤在鉅鹿

答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

詩般疏

疏證曰詩般正義曰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鉅鹿縣大陸澤在其北禹貢注云在鉅鹿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爲九也錫瑞案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大陸澤在鉅鹿尚書正義曰爾雅釋地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阿澤也續漢志鉅鹿郡曰鉅鹿故大陸有大陸澤劉昭注云有廣阿澤呂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誘注云廣阿澤也諸說皆與鄭義合皆云廣阿澤不云廣河孔疏引鄭志作廣河誤當改作廣阿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

詩甫田疏袁氏攷證

鄭志疏證二

四

曰疏稱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蓋答語而失其問錫瑞案孔本多然畿外諸侯不以穀入天子十一字袁本則以此二句爲疏文

疏證曰甫田正義曰案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又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云云然畿外諸侯不以穀入天子此若成稅萬畝是畿外助法則詩說天子之事得云歲取十千者以天子天下隨家故美其收入之多則廣舉天下之田若貢以天子自爲其所須變爲貨物皆是稅穀市之亦得爲天子所取也案漢書食貨志曰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乘尚書正義引鄭注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功故以篚篚別之陳喬縱曰鄭以冀州入穀不貢他州有貢皆卽穀稅市所貢篚之物以當邦賦也

又北播爲九河

趙商謂河在兗州之北已分爲九河分而復合於大陸之北又分爲九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兗州安得有九至於何時復得合爲一

然後從大陸已北復播爲九也答曰兗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兗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

耳既知今亦當知古疏

詩般

疏證曰殷正義曰禹貢兗州九河既道鄭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鑿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契鬲盤往有齊桓公塞之同爲一今河間可高以東至平原鬲盤往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不離此域如商此言上舉鬲縣其餘六者商所不言蓋於時以不能詳知其處故也又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然則爾雅之文從北而說也大史馬頰覆釜文在胡蘇之下則三者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鄭亦不能具知所在故云往往有其遺處是其不審之

鄭志疏證二

五

辭也雖古之河跡難得而詳要於禹貢之時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之世則兗州之所部近南其界不及於北引鄭志云云曰是鄭以古之九河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乃冀州域耳言復合爲一乃在下頭正以經云同爲逆河入于海明并爲一河云葦泚河民曰徒駭河東光有胡蘇亭平原郡鬲云當以爲鬲津江聲曰據郡國志則東漢時河間渤海皆屬冀州平原屬青州故鄭以爲青冀分之其初本兗州之域故云亦當知古是則九河之故迹實可據者矣王鳴盛曰滂自榮至荷此兗州之西南與豫分界處自荷至會汶則北過徐分界處自會汶後東北行則東與青分界處河自大則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兗州之西北與冀分界處也陳喬樞謂鄭言兗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王氏此說實足以證明其義王氏又云以今與地約之河南衛輝府東南境直隸大名府及真定河間二府東南境山東東昌府及兗州曹州濟南青州四府之西北境皆兗州界也案古兗州之界如此其廣故九河在界中至漢兗州北境乃爲青冀所分耳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答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馬郊內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

入其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

里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法也

詩甫田疏

疏證曰甫田正義曰畿內雖用貢法亦按其數以爲率依稅法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以禾及米貢入於王掌容有芻薪倍禾之言是明周法有禾稌之稅矣禹貢有納銓納秸周之有無無以言也依禹貢云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注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人穀禹疆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銓銓斷去藁也三百里秸秸又去穎也四百里入粟也五百里銓銓斷去藁也三百里者賦入總禹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以此言之有輕遠之法故爲近者納總遠者粟米旣無銓秸之文不知遠近以何爲差也若然後世之役宜繁於上代而止千里納穀唐虞則彌其萬國諸侯歲朝其用或費於後代故納穀多也引鄭志云云錫瑞案王肅駁鄭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稌非其義也然此說非鄭君棚解馬注曰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銓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每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馬說方六千里與

鄭志疏證二

六

鄭說萬里異而說甸服之外百里爲差與鄭說同故王肅並謂賈馬失實蓋如其說是二千里內納粟米矣二千里納粟米人多以爲疑然漢時漕轉關東粟歲至數十萬石竟都冀州三面距河粟米由漕轉而來二千里不爲遠也但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史公賈馬說方六千里其說比古文說方萬里爲可據耳

甘誓怠棄三正注三正天地人之正道

答趙商云三皇至道故舉南北正夏冬而春秋自正五帝中道

故又命羲和於春秋夏詳人事乃合而一之

路史高陽紀錫瑞案袁本三皇作三

王羲和無於春秋三字今據路史增改

疏證曰路史高陽紀注曰重爲南正黎爲火正火正司馬故齊職儀云顓頊以司馬主火應劭曰犁陰官也火數二故火正司地以屬民引鄭答趙商云云錫瑞案楚語云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雲司地以屬民鄭注堯典乃命羲和云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鄭答趙商云火當爲北是鄭意火正當作北正云舉南北正夏冬而春秋自正者

蓋謂其時止有南正北正司天地以正夏冬無正春秋之宮也堯分命羲和四子正四時於是春夏秋冬皆有分司之者真人正允詳人事乃合古之司天司地兼而用之故有天地人之正道也顛顛非三皇而云三皇者以其列在堯帝之前耳

秦誓流之為鵬注鵬當為鴉鴉鳥也書說曰烏有孝名

張逸問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為注時在文

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識皆謂之說云禮記檀弓疏袁氏攷證曰注曰上檀

弓疏木有禮字通檢禮注無引書說者當是衍文或書訛為禮耳今刪去

疏證曰檀弓正義曰易說者鄭引云易緯也凡鄭云說者皆錄候也時禁圖識故轉緯為說也引鄭志云案鄭珍鄭學緣引鄭志云及康成自敘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鄧昭韋漢書百官志注康成淵博自注中候裁及注禮而志舜位豈其寬哉曰珍按如康成自敘則遭禁杜門十四年中其精力全在三禮也續漢志裁卽纜字云注中候纜注禮以知自辭傳歸後至坐黨前凡七八年已為易詩禮尚書四緯作注別傳云年二十一卽精圖緯不虛也劉昭時緯注完存於康成

鄭志疏證二

七

著書先後必有明據又曰康成之被錮以杜密為北海相時故吏也自熹平四年禁錮至中元年禁解戒子書故曰坐黨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也又書目曰書緯云孔子求書得三千二百十四篇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見疏傳引者有摘雜戒捃河紀契捃敕省圖運衡篇準繼哲洛子命稷起我應雜戒捃河紀契捃題期立象十三篇其五篇無開錫瑞案鄭珍所引十三篇外尚有苗與篇日見詩疏路史雜師謀篇日見詩疏御覽合符后篇目見詩禮記二疏肅免篇目見詩禮記二疏觀期篇目見詩疏共五篇適得十八篇之數是中候雖亡十八篇之目尚在也鄭引書說不可攷雜師謀云有火自上復於下屋流為烏鄭引孔書說云烏有孝名或亦當在雜師謀篇中矣鄭注大誓今亡略見於詩思文正義曰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舍之屋上流猶變也雖當為鴉鴉鳥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為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辛父業芒應周臻赤周之正穀紀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辛父業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為牟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鄭君所引禮說蓋亦嫌引圖識與書說同書說謂書緯之說禮下誤入上文鄭君此注所引本有書說與禮說也云鴉當為鴉者段玉裁曰按尚書大傳鄭所引禮說周本紀董仲舒傳皆作烏此後得本也馬鄭所注皆作鴉此孔壁中本也馬曰

鵲鷺鳥也明武王能伐紂此不改字也鄭曰鵲當爲雅雅鳥也此以後得之大誓正孔壁之大誓也不云當爲鳥者鵲與雅形略相似故云當爲雅而訓鳥也

金滕以旦代某之身

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瘞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已來何患不爲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歎歎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

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死生有命不可請代今請代者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謂可代得也引鄭元弟子趙商問云云曰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爲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爲之成蓉鏡曰程子語錄或曰金滕之禱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命耶陳氏經尚書詳解孔子曰某之禱久矣孔子之不禱爲已也周公之禱爲君親也爲已而禱是不知命爲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並與鄭君義合

鄭志疏證二

八

顧命允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

東房

張逸以此問鄭答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

本疏袁氏攷證曰清廟序疏云鄭志說顧命成王崩於鎬因先

王之宮故有左右房爲諸侯之制也此詩疏刪約之語

答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有夾室與東西房也周

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

詩斯千疏袁氏攷證曰禮記玉藻疏

引此豐下衍鎬字制度下有焉字故喪至房也作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攝政下無致太平三字案廩有之有詩疏本作者據玉藻疏則者字乃有字形涉而

疏證曰正義曰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引鄭志張逸問答云云又鄭注

禮記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正義曰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殿人重屋注云謂正寢也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按明堂位大廟天子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則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觀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几俟于東箱者是記人有左右房也觀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大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如明堂之制侯制按詩經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周公制于土中洛誥云王入大室祿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宣王宮室宣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成容鏡曰孔疏會通鄭惜可云詳矣但後魏以來儒者或以鄭義爲疑今增錄諸說以備參攷李氏謚明堂制度論云王寢明堂同制之言皆出鄭注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

鄭志疏證二

九

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具設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于路寢小斂婦人鬢帶麻于房中鄭注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今鄭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然乎陳氏祥道禮書云鄭康成謂明堂大廟路寢異實同制豈其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東堂西堂而己闕於禮經雖亡闕然於觀見天子二堂矣李氏如圭儀禮釋宮云禮經雖亡闕然於觀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攷耳按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有設斧依牖間南鄉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向東序西向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向則夾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階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阼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箱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字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侯則與士喪禮殯必於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李氏觀明堂定制說云鄭康成注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又注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愚竊以爲不然苟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朔

奚用遠赴明堂若以尊嚴國正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於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爲也宗廟之祭堂室是宗廟將以尊先祖而以己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

書贊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

張逸問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

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

水經淄水注

疏證曰水經淄水篇又東過利縣東鄆道元注系水傍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當戰國之時以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學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論議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十人劉向別錄以稷爲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也引鄭志云云曰余按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莒子如齊盟于稷門之外漢以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史記音義曰欲以繼蹤齊稷下之風矣然稷下又是魯城內地名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劫公伋孟氏入自上東門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者也蓋亦儒者之所萃焉

鄭志疏證二

十

故張逸疑而發問鄭元釋而辯之雖異名互見大歸一也趙一清曰按寰宇記棘下齊城內地名棘稷聲相近不得引魯地以釋齊成峇鏡曰今案鄆云係水旁城城謂齊城齊宣王以下本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劉向別錄云云亦見裴駭史記集解左傳昭公二十二年之稷門杜預以爲齊城門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云器以稷下名門又昭十年傳戰于稷春秋傳說彙纂曰六國時齊有稷下館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古臨淄城西今案稷下者稷山之西也虞喜志林云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也山在今臨淄縣西南二十里穆下書贊作棘下則錢氏釋云稷棘古字通錢氏姑援漢書功臣表之棘卽卽列仙傳之稷邱爲例是也若定八年之棘下杜預亦以爲魯城內地名在今兗州府曲阜縣與齊之棘下判然爲二鄆氏溷而一之殆誤證矣棘下生亦曰稷下先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自驕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鄭君云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是其義矣錢氏東垣云逸北海人官尚書右丞見鄭康成別傳今案別傳曰佚今見太平御覽禮儀部云尚書左丞同縣張逸年十三爲吏君謂之曰爾有贊道之質玉雖美須雕琢而成器能爲書生以成爾志不對曰願之乃遂拔於其輩妻以弟女錫瑞案趙氏成氏皆以鄆說爲誤然孔安國是魯人鄭君何得加以齊地之名欲申鄭義似鄆說亦近是

鄭志疏證卷三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毛詩志

國風周南

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為興

廢之則為衰

關唯序疏

疏證曰大序曰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正義曰四始者引鄭答張逸云云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錫瑞按鄭云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與彼箋云王道興衰之始而此即謂詩之義言故人君能用而行之則王道興廢而不用則王道衰矣鄭君詩譜序曰以為勤民恤功昭

鄭志疏證二

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正義曰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詩義也互言之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由詩也詩之規誅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為憂娛之萌漸也案鄭云行之廢之其意與詩譜序正同正義若以解詩譜序者解此則

鄭義明矣

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

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

關唯序疏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為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為比全篇為興欲鄭指摘比之鄭以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也言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中每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興者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成器鏡曰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鄭彼注云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

喻勸之此鄭君釋比賦興之義也困學紀聞竄林吳氏論詩曰毛氏自闕雖而下總百六十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真曰百六十篇當作百十六篇

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

王者之化卒以受命述其本宜為風關雎序疏袁氏攷證曰本無卒以受命四字二南諸

疏引答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二句今補入

疏證曰正義引志張逸問云云曰逸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為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

化故稱王之風於時實是諸侯詩人不為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王業基本此述服事殷

時王業基本之事故云述其本宜為風也又二南譜正義曰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餘年

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答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

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錫瑞案鄭云文王受命者大雅文王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箋

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正義曰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

鄭志疏證三

二

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麻考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

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其即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

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

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為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

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耒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

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問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大夷明年伐密須明年

敗者國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大夷與伐者伐邗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鄭

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難可據信依書傳史記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傳是鄭以

文王受命為七年之事錫瑞謂劉向以周書為孔子刪書之餘故劉歆作三統術從周書說賈馬諸古文家皆宗之鄭治

古文獨從伏傳史記今文說足徵鄭學宏通若偽古文尚書

出於王肅故與鄭難尤不可信

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

人之本身

關聯序疏

疏證曰大序曰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正義曰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已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之人之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為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引志張逸問云云曰如此言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皆怨夫耳北門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舉其夫婦離別則知風俗敗矣言已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眾之意以為己辭一人言之一國皆悅必是言當舉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為風雅載在樂章不然則國史不錄其文也案鄭意本大序正義申鄭甚晰

鄭志疏證三

三

答張逸云國史采眾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

國史主之台可歌

關聯序疏

疏證曰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正義曰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變風變雅之下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矣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得常武公卿之作也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言其國史所為此文特言國史者引鄭答張逸云云曰如此此是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為史不必要作史官駟云史克作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為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嫌其作者無名國史不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錫瑞案鄭云國史采詩即本毛序之意好惡如字讀猶善惡也明其好者為美明其惡者為刺國史分別其為美為刺乃令瞽矇歌之以為勸戒與王制及伏生大傳言太師陳詩之義稍殊蓋古今文家說不同或王制詩無作者主名難以定其為美為刺國史據其文義分別美刺使其可歌則謂之國史主之矣詩亦間有作者主名如古

甫家父寺人孟子之類此卽無
主名者言之耳正義解此未晰

關雎序懷其舊俗先王之澤

答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若衛有康叔餘

烈本疏袁氏攷證曰衛上本無若字脫爾今以義補

疏證曰正義引鄭答張逸云云曰如此言則康叔當云先公而云先王者以變雅有先王之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札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其風稟先公雅稟先王也上舉變風下言先王風雅互相見也錫瑞案左襄二十九年傳曰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唐曰思深哉若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合德之後誰能若是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舉以證舊俗唐叔在周初故舉以證先王之澤康叔之餘烈卽周先王之澤也孔疏屑屑分別必謂康叔當云先公以爲風稟先公雅稟先王其說太泥殊失鄭旨

序哀窈窕哀當爲衷

鄭志疏證三

答劉琰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本疏

袁氏攷證曰詩箋破字爲衷論語注仍

疏證曰大序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箋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害之心謂好迷也正義曰論語註云袁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此以哀爲衷彼仍以哀爲義者引鄭答劉琰云云是樂以爲疑故兩解之也錫瑞案鄭注論語云關雎國風之首篇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迷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袁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也彼注以袁世爲義與箋詩不同而與毛序亦異三家皆以關雎爲刺詩鄭云袁世夫婦不得此人似指後世后妃不得淑女與三家云今得大夫人內傾于色義近鄭答吳模爲記注時依循舊本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漢世今古文各自爲說故鄭兩存其說不改此云義或宜然不復定正猶彼云義又宜然不復改也鄭注禮時未見毛傳則注論語時必亦未見毛傳故以三家義解論語矣劉寶楠論語正義曰袁世夫婦不得此人者此人卽淑女求之不得故爲可哀也不爲滅傷其愛者滅者損也愛者心之好也言雖不得此淑女而已愛好之心未嘗滅傷劉氏申鄭未知是否按皇疏及關雎序正義皆作滅傷劉引作滅恐誤

卷耳采采卷耳傳事采之也

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茱萸亦然雖說異義則同

疏本

疏證曰正義曰言事采之者言勤事采此菜也此與茱萸俱
言采采彼傳云非一辭與此不同者此取憂為與言勤事采
采向小盈筐言其憂之極故云事采之被以婦人樂有子明
其采者眾故云非一辭其實采采之義同引鄭志云云曰然
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被采莒謂采人眾多非一故鄭
云義則同也錫瑞案陳奐毛氏傳疏曰古采事聲同爾雅采
事也云采采事采之也言勤事采之而已也王筠毛詩
重言序曰詩以長言詠歎為體故重言視他經為多而重言
不取義者為尤多或同字而其義迥別或字異音同而義
則比附此正例也故輯為上篇兼取義者有專字者或單
引伸之義者也而其以音為重則一也故輯為中篇其或單
詞即同重言者此例雖他經所有然檀弓曰輪焉奭焉左傳
曰秋乎攸乎其語例未有如詩者故輯為下篇據王說詩之
單辭即同重言則詩之重言亦即同於單辭是采采亦即采
也重言以足句耳孔疏
過求分析恐未必然

鄭志疏證三

五

螽斯

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

者耳眾篇皆然

本疏袁氏攷證曰螽斯不

疏證曰正義曰此實興也傳不言興者引鄭志云云曰是由
其可解故傳不言興也錫瑞案詩序正義曰鄭以賦之言鋪
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鄭司農
云此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記事
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已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
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正
故詩經多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
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此居興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為其理
隱故也據孔說是詩之取興較賦之直陳比之譬喻於義為
隱毛傳恐人不解故特言之其文義易解者則傳置不言螽
斯易解故傳
不言興也

麟趾序

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行天下無犯罪禮雖衰世之公子

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
有似於麟唯於此二者時關雉之化致信厚未致麟答曰衰世

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雉化行之時公子化之
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本疏袁氏攷證曰

本傳則下有關雉化行文王承先公之業積脩其德以致風化

述其美以爲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爲法

南諸疏袁氏攷證曰前有鄭答張逸云

疏證曰正義曰箋欲明時不致麟信厚似之故云關雉之時

以麟爲應謂古者太平行關雉之化至極之時以麟爲瑞後

世雖衰謂約時有文王之教猶存關雉之化能使君之宗族

振振然信厚如麟應之時無以過也信厚之化能使君之宗族

引張逸問云云曰由此言之不致明矣二南諸正義曰聖王

之取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時實

不致設以爲法故言耳以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關雉騶

虞之與鶴巢未必一人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歎國

君之仁心自取獸名別爲輿喻非歎瑞應與前篇共相終始

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太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

其意因言關雉之應鶴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

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爲應非獨麒麟白虎也引鄭

答張逸云云曰是其不實致也錫瑞案鄭云既致其應設以

爲法與彼箋云有似麟應之時其義正同正義云是其實致

亦與彼正義云時實不致麟之義同也鄭云文王承先公

未應蓋以化感爲本瑞應爲末修其本則自至其時雖不

實致而有能致之道即可設言以垂法也鄭云文王承先公

召南甘棠

大王王季後皆追王云先公者據其初言之也

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

事故問之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卽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

召南甘棠

鄭志疏證三

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

云文王與紂之時乎甘棠序疏袁氏攷證曰詩二南譜疏引此作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

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接不審云云至末無詩傳以下二十四字此作張逸詩譜疏作趙商未知孰是

疏證曰二南譜正義曰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禮矣

二篇乃是何彼禮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爲齊侯令周召爲

召伯召公爲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

之時其所謂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露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異

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趙商問云云曰召行露篇

箋義云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

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

聽訟者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此答明甘棠箋之所云

鄭其爲伯之功謂武王時也甘棠序正義引鄭志云云曰是

鄭以此篇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時事鄭

知然者以經云召伯即此詩召公爲伯紂之後序言召伯文

與經同明所美亦是爲伯時也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

有美即歸之於王行露直言召伯聽訟不言美也詩人何得

得美王之化而曲美召公哉武王之時召公爲王官之伯故

得美之不得繫之於王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論卷則

鄭志疏證三

七

聽斷獄訟後世思而歌詠之則

三家亦謂甘棠作於武王世矣

行露

張逸問行露召公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

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疏本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問者見貞信之教興怪不當有

訟故云察民之意而化之何使至於訟乎答曰此篇實是訟

之辭也由時民被化日久貞女不從男女故相與訟

如足民被化日久所以得有彊暴者紂俗難革故也

標有梅

答張逸云行露以正言也標有梅以蕃育人民序疏

疏證曰行露箋云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今彊暴

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求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禮義曰知始有露二月中者以二月八月春秋分陰陽中也禮九月霜始降八月仍有露也則二月始有露矣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是草既成露爲霜則二月草始生霜爲露可知野有蔓草箋云仲春草始生霜爲露是也言多露者謂三月四月也標有梅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云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正義曰毛以卒章云三十八之男二十之女爲蕃育法二章爲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五六以梅落喻男女年衰則未落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十六矣則毛以東門之楊傳盛正昏之時卒章蕃育法雖在期盡亦是及時東門之楊傳云不逮秋冬則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孫卿毛氏之師明毛亦然以九月至正月皆可爲昏也又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樂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位鄭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其事也其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爲期盡蕃育之法鄭以仲春爲昏月故行露野有蔓草皆引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也夏小正二月綴多女上下云有女懷春故以仲春爲昏月也此首章箋云女年二十則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皆言男三

鄭志疏證三

八

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故不從毛傳行露之篇女以多露拒男此四月五月而云猶可嫁者引鄭志云云曰然則行露爲不從男故以禮拒之此爲有故不及正時許之所以蕃育人民故也錫瑞案毛鄭言昏期異義毛以秋冬爲昏期之正二月爲期盡蕃育之法惟三十之男三十之女用之所以蕃育人民鄭則以二月爲昏時之正男三十女二十爲昏年之正若四月五月不及正時而亦許之所以蕃育人民則鄭志所云蕃育與毛傳所云蕃育不同義也

小星抱衾與稠傳稠禪被也箋稠牀帳也

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於君有常寢何其碎答曰今人名帳爲稠雖古無名被爲稠諸妾何必人抱一

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

疏本

疏證曰正義曰鄭以衾旣爲被不宜復云禪被也漢世名帳爲稠蓋因於古故以爲牀帳引鄭志云云曰是鄭之改傳之意云施者因之內則注云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五日之中一夜夫人四夜媵妾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旣滿其來者又抱之而還

以後夜夫人所專不須帳也所施帳者爲二人共侍於君有須在帳者妾注必二人俱往不然不須帳成蓉鏡曰謝文作帳云禪帳也爾雅釋訓疇謂之帳廣雅釋器禱帳曰文選寡婦賦注引纂要曰在上曰帳在旁曰帷單帳曰疇是古者皆名帳爲禱無名被爲禱者郭璞注釋訓云今江東亦謂帳爲禱蓋猶緣漢稱矣故焦氏循毛詩補疏云箋易傳爲長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疇與禱通而鄭志迺云古無名帳爲禱者蓋於雅訓偶有不檢也鄭志本作雖古無名被爲禱邵誤爲雖古無名帳爲禱因以譏鄭志疏矣

野有死麕無使尫也吠

答張逸云正行昏禮不得有狗吠

疏本

疏證曰傳云尫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正義曰尫狗釋畜文李巡曰尫一名狗非禮相陵是也迎客則有狗吠此女願其禮來不用驚狗故鄭志云主不迎客則有狗吠注曰鄉曲之大遇非習見者至則吠猶云無近而感是女之悅無或使犬怪而吠蓋遠望之知其不可狎陳奐毛氏傳疏曰狗有守禦之義尫吠亦女子自喻也傳云非禮相陵所以申明尫吠之故承感悅爲說言有感我悅者則狗吠也昭元年左傳于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尫

鄭志疏證三

九

也可使無吠杜注曰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杜以狗吠謂趙孟自喻與毛訓合如謂尫喻非禮之人則上下文義有不可通失毛氏訓經之旨錫瑞案鄭意以尫吠爲實事非謂自喻陳說與鄭不合戴說近之

何彼禮矣平王之孫

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答曰德能

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

疏本

疏證曰正義曰此文王也文者諡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故以德能正天下則稱平王引鄭志云云曰又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日天下則稱平王故君奭云割申勸寧王之德是文王也成荅鏡曰劉氏瑾詩傳通釋曰稱文王爲平王猶棫樸之稱爲辟王有聲之稱爲王后江漢之稱爲文人初不拘於諡皇又如商頌稱湯爲武王稱契爲元王文王有聲稱武王爲詩稽古編曰以文王爲平王猶商稱元王稱武王周稱寧王稱汾王不必以諡舉也昧者不察欲以春秋王姬歸齊事實何彼禮矣詩陋矣錫瑞案孔廣森曰其以平言者何也周語

曰十五王而
文始平之

騶虞

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
周書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犯言多賢也

本疏袁氏攷證曰周書本作周史案

王會是周書篇名史字誤今以義改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白虎射義注及答志皆喻得賢多引詩斷章曰陸機云騶虞白虎黑文射義注云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犯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正義曰案詩義云君射一發則驅五犯獸以軍戰之禮待禽獸之命不忍特驅其一此云喻得賢者多則以犯喻賢也謂一發而得五犯猶若君一求而得五賢與詩文異者斷章為義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與詩義同也錫瑞案五經異義載韓魯詩說騶虞天子掌鳥獸之官焦氏易林云陳力就列騶虞悅喜陳喬樞以易林之說皆為齊詩是三家之說同賈誼新書禮篇云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犯呼騶平騶虞騶者天子之圃也虞者圃之司獸者也虞人翼五犯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虞臣順上之

鄭志疏證三

十

志也漢初惟有魯詩賈所引蓋魯說儀禮鄉射禮奏騶虞以射鄭注云騶虞有一發五犯五縱于嗟乎騶虞之言樂得賢者眾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與射義注略同鄭答貝模云初為記注後得毛詩宋儒歐陽修嚴粲近儒戴震臧庸劉履初崔應樞皆謂鄭注禮從三家不為無據三家以騶為獸名虞為圃中掌鳥獸官鄭解騶虞為仁人充官與賈說長臣順上相合毛詩云白虎黑文雖本山海經逸周書伏生大傳春秋元命包演孔圖孝經援神契河圖括地象諸書然諸書皆不云卽詩之騶虞詩緯亦絕不言及毛傳晚出據諸書以易三家義實當以三家之說為正張逸引傳為問是逸已見毛傳當在鄭君箋詩之後鄭箋詩從毛傳故答張逸引周書王會以證毛而解官備仍用注禮之義以一發五犯言多賢不為戰獸之命與箋義不同鄭於詩主毛亦兼采三家此蓋兼用毛與三家之義以答張逸孔疏于詩主毛亦兼采三家此蓋詩斷章非也周書王會今本無白虎黑文鄭義以為佚文馬瑞辰曰周書王會云央林酉耳酉耳若虎尾參于身食虎豹據鄭志知古本周書若虎原作白虎下衍書文二字後脫去爾雅又載騶虞為疑今按騶虞白虎黑文亦通名白虎以為玉飾字作琥周官以玉作六器云白琥禮西方晉中與書云白琥尾參倍其身孫氏符瑞圖云白琥西方義獸白色黑文名騶虞尾倍其身故開元禮避諱云禮西方以騶虞是也

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思眷信立白虎擾與毛傳言有至信之德合皆白虎卽騶虞之證則白虎雅所云虺白虎卽騶虞耳賊庸謂酋耳卽騶虞酋與騶聲相近耳當爲吾字之誤也莊葆琛云耳當云牙卽吾字此條按勘極精瑋毛傳白虎疑從周書作若虎山海經亦云大若虎且詩傳旣云騶虞義獸也而復云白虎則文意煩複周書無黑文虛學士以爲今王會說此二字是也案二說不同而皆有依據賊謂酋耳卽騶虞尤瑋

張逸問豕生三曰縱不知母豕也豚也豕曰豚也過三以往猶

謂之縱本疏

疏證曰箋云豕生三曰縱正義曰箋以縱者豕生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豕生三縱二師一特郭璞曰猪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引鄭志云云曰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爲縱成容鏡曰傳一歲曰縱鄭君易之云豕生三日縱周禮月官私其縱傳豕一歲曰縱鄭君易之云豕生三日縱周禮夏官大司馬大獸公之鄭司農云一歲爲縱鄭君易之云爾雅曰豕生三日縱豕與此同說文縱生六月豚一曰一歲曰縱豕小豕也豕文作豚鄭以縱爲豚蓋兼用傳箋

邶燕燕

鄭志疏證三

十一

答吳模云爲記注時執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旣古

書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本疏袁氏攷證曰疏云坊記

詩不同者鄭志云云就上本無執字從坊記疏補坊記疏作鄭志答曰吳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刪易太甚詞義晦矣旣古之旣本譌作記宜然之宜本譌作且並從南陔序疏改南陔序疏引與此略同執就盧君作就盧君耳宜然作當然當宜同義知本疏且字是形涉而譌也

疏證曰正義曰坊記引此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答吳模云云坊記引詩云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注曰此

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

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於定姜者案

寡人正義曰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獻公無禮於定姜者案

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出奔使告宗廟以無罪夫人定姜

曰余以中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若何無罪是無禮之事與詩注不同者案鄭志答吳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凡注與詩不同皆做此案釋文云此是魯詩攷列女傳一母儀傳曰衛姑定姜者衎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旣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以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送去婦泣而望之又作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
姜爲慈姑過而之厚頌曰衛姑定姜送歸作詩思愛悲惠泣
而望之焦氏易林恆之坤曰燕雀衰老悲鳴入海憂在不能
差池其羽頽頽上下在位獨處又萃之賁曰涕泣長訣我心
不快遠送衛野歸寧無子劉子政用魯詩焦氏用齊詩其說
略同而列女傳云定姜送婦不云獻公無禮於定姜與鄭注
不盡合陳喬樞齊詩遺說攷曰攷二載之學傳自后蒼蒼治
齊詩故禮記引詩多從齊詩之文至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
同異附載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卽今之禮
記是也鄭君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見釋文敘錄是禮記舊
說多主齊詩傳義鄭云注記時就虛君又云敘師亦然則坊
記注是述齊詩之說禮記釋文云此是魯詩魯字疑齊字之
誤蓋此篇齊魯同爲定姜之詩而說微異魯以爲送其婦歸
而作詩齊則以爲送婦歸寧并爲獻公無禮而作詩義亦與
魯互相備魯齊詩久亡伏陸氏益據前儒之遺說王氏詩攷
所見釋文本已談作魯矣

匏有苦葉雉鳴求其牡

答張逸云雌雉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疏

鄭志疏證二

三

疏證曰傳曰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
雄走曰牡牡雉云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正義
曰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是
飛曰雌雄也釋獸云麋牡麋牝麋是走曰牡也此其定例
耳若散則通故書曰牡雞之晨傳曰獲其雄狐是也引鄭志
云云曰言夫人與公非其耦故以飛雌求走牡爲喻傳所以
并解之也

谷風溼以涓濁箋此絕去所經見

張逸問何言絕去答曰衛在東河溼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

意疏本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以溼不在衛境作詩宜歌土風
故言絕去此婦人既絕至溼而自比已志却人爲詩得言者
蓋從送者言其事故詩人得述其意也禮臣無境外之交此
詩所述似是庶人得越國而昏者異邦則贈大夫越境逆女非
禮卽士以下不禁故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大夫越境逆女非
錦是士得外娶卽庶人得越國娶明矣成簪鏡曰尙書禹貢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
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

同爲逆河入于海至龍門至華陰西河也至底柱至孟津過洛陽南河也至大伾過澗水至大陸播九河爲逆河東時詩也谷風詩時代無攷然據雄雉至二子乘舟並衛宣公時詩也風在匏有苦葉之下式微之上亦當爲宣公時詩是時衛猶都朝歌顧氏祖禹方輿紀要云朝歌今北直濬縣四五十里廢衛縣是濬縣今隸河南衛輝府水經注河水又東逕遮害亭南漢書溝洫志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高四丈又自淇口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遮害亭金隄並在縣西南宿胥口在縣東北鄙謂舊河水北入處即碩人詩所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隴西郡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陽陵在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東禹貢涇屬渭汭即斯處矣箋云絕去所經見當在此地東北距西河幾二百里而鄭云涇在西河者對衛在東河爲文也案以涇不在衛境以下二十八字蓋正義引信鄭志之語王應麟詩地理攷以爲鄭志失之

旄邱序責衛伯也

答張逸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何嫌不可命人位以德古

鄭志疏證三

三

亦然也

本疏袁氏攷證曰王制疏云衛是侯爵而爲州伯張逸疑而問鄭答云侯德適任之

疏證曰箋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爲牧也正義曰此解言衛伯之意故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收是州收伯佐之是州伯也知者以春秋傳曰五侯九伯是侯爲牧伯佐之也宣公爲侯爵見於春秋明矣今而本之康叔者以諸侯之爵皆因始封之君故康叔也顧命云乃同召太保奭畢公衛侯是爵稱侯也案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昭夷王始爲侯又平王命武公爲公不恆以康叔言康叔之封者以康叔之後自爲時王所黜頃侯因康叔本侯故昭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爲公謂爲三公爵仍侯也知侯爲牧伯者周禮上公九命作伯則東西五牧而云五侯明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故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也侯旣爲牧其宜自然伯矣此衛侯爵而爲伯者引鄭志云曰以此言則宣公德適任伯故爲伯錫瑞案孔疏申鄭志云曰以此記衛康叔世家曰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孝伯立孝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康伯立康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昭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據此則衛本是伯爵至頃侯始加命爲侯非衛本是侯爵

後爲時王所黜至頃侯始復命爲侯也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鄭注大傳從伏義以爲孟侯是呼成文非指康叔則康叔初封非侯晉古文尚書顧命衛侯依今文當作衛伯古文形伯虎臣古今人表據今文說衛本伯爵故詩序據本爵言之鄭箋詩從毛故與注伏傳不同義孔疏不知今文與古文異乃不得已調停其說以爲爲時王所黜耳然史記初無此語不可據王闡運曰康叔先爲監監殷故伯之半蓋佐周公爲東伯之大夫所謂建牧立監監爲孤卿仍王立蓋其時行伯之事者周公以伯攝王康叔以孤攝伯也周公老或立康叔爲公而仍未有國至頃公列諸侯則不爲監矣此本其先職耳

鄆定之方中傳楚宮楚邱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

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答曰楚邱在濟河閒疑在

今東郡界中仲梁子曰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

本疏袁氏攷證曰先師下當有說字今本有說字者是以義增玉海引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亦無說字是其脫漏久矣今姑作方空記之仲梁子與檀弓同時

鄭志疏證三

古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然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此二章升漕虛望楚邱楚邱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故疑在東郡界中杜預云楚邱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閒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毛公魯人而春秋時曾有仲梁懷爲毛所引故杜云魯人當六國時蓋承師說而然成蓉鏡曰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垣王屋山在東北沈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瓊槐入海水經河水篇于東北過武德縣東後云又東北過黎陽縣南又東北過衛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又東北過東阿縣北又東北過濶陽縣北又東北過利縣北又東北過甲下邑濟水從西來注之此鄭君時濟水河水之道也濟水之北河水之南謂之濟河閒與禹貢濟水惟兗州兩雅濟河閒曰兗州志東郡隸兗州所屬諸城濮陽有桑中地白馬即古漕邑頓邱有頓邱東武陽有隰水水經注頓邱疑在今東郡界中鄭壽二子爭死處皆與詩合故鄭云楚邱疑在今東郡界中鄭治即濮陽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白馬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頓邱今大名府莘縣治近人謂楚邱在滑縣東六十里即隋衛南廢縣雖未可盡信然以地望測之亦尚不

出後漢東郡中朱氏彝尊經義考云魯詩源於浮邱伯然如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云云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浮邱伯也案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事浮邱伯受詩此自指魯詩言之毛傳所稱仲梁子乃魯人之說詩者為毛公以前師朱于家法分別未晰

卜云其吉傳山川能說

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

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釋文袁氏攷證

日釋文作鄭志問曰無問人名無傳曰二字從本疏增本疏何謂下無也字或言或曰並作或云說述二字無重文故作古形勢古事下並

無也字止

疏證曰正義曰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也引鄭志云云曰則鄭為兩讀以義俱通故也成替鏡曰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古人有一字而異讀者文字偏旁相諧謂之正音詭言清濁相近謂之轉音音之正有定而音之轉無方正音可以分別部居轉音則祇就一字相近假借互用而不通於它字又云古人之立言也贅成文而為

鄭志疏證三

五

音有正音以定形聲之準有轉音以通文字之窮願氏知正音而不知轉音有扞格而不相入者則諉之於方音甚不然也此與鄭君兩讀之義正合或言說者說文言部說釋也從言兌一曰談說是也或曰述者釋名釋言語說述也宣述人意也此說述音義並近之證毛詩音義鄭志云盧氏文弼攷證曰古遂述聲同禮記學記術有序述術當為遂聲之誤也李氏黼平毛詩細義曰鄭志云云喪禮述古文述皆作術禮記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是遂與述同如鄭後一說則遂與述同皆當讀始鏡切碩人說于農郊箋說當作遂禮春秋之祕讀皆宜同今案史記魯周公世家東門遂司馬貞索隱引系本作述亦述遂同讀之證

載馳

答趙商云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邱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永迫於許夫人之意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此時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戴公是夫人所知不須問矣又於時十二月也草木已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志在唁兒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嚮衛得於三月四月民飢麥盛之時出入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引鄭志云云錫瑞案鄭說明通孔疏申鄭亦晰春秋經閏公二年十月有二月秋入衛左氏傳立戴公以慮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杜預集解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正義曰經傳皆云十二月狄入衛戴公時序不日耳言立一年卒者滅而復興不是嗣位故成喪爲諱文公繼世而立明年始爲元年故戴公雖復日少亦成一年年表亦以此年爲戴公元年今定本云以其年卒據左氏傳繫賦載馳於戴公廬漕之下是謂此詩之作在戴公時序不本露於漕邑爲何人鄭箋云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鄭君蓋本左傳爲說而戴公之立止十數日則其時即在冬十二月而詩乃云芃芃其麥故趙商以爲疑鄭答趙商仍依左傳爲說其實文公之立亦在漕邑僖之二年鄭乃封楚邱許侯入賦載馳不必即在戴公十數日中詩云歸唁衛侯安知衛侯不是又公芃芃其麥安知不在文公次年之春其時齊雖戍漕未城楚邱故許夫人猶有控於大邦之請觀左傳云齊桓遷邾封衛衛文公大布之衣必云謂賦詩即在十月二月猶未免過戴公之後亦行文之便云謂賦詩即在十月二月猶未免過

鄭志疏證三

衛氓無與士耽

也泥

張逸問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

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

疏本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爲之小雅論燕樂言作樂過禮以見厚意故亦言耽而文連和樂也成蓉鏡曰周禮春官大師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宮商角徵羽者禮記月令春其音宮夏其音徵中央土其音宮秋其音商冬其音羽兩雅釋樂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管子地圓凡聽徵如負豕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金石土革絛木匏竹者鄭君注大師云金鐘鈔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絛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此特舉其略耳詳推之金音則鐘鐃之外有金鐃金鐃金鏡金鐃土音則塤之外有土鼓缶匏則笙之外有竽竹音則管

蕭之外有箏篋篋嘶言之金音則鍾有鑪鍾鑄之分石音則
磬有玉磬特磬編磬頌磬笙磬之聲草音則鼓有雷鼓靈鼓
路鼓鼗鼓鼗鼓音鼓鼓輦應鼓應鼓胡擊之分也史記樂書
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
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
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
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間徵音使人樂善
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國語周語伶州鳩曰夫政
象樂樂從和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
入音之謂也是其義矣箋云非禮之樂即樂記所謂云桑間濮
上之音也尚書無逸惟耽樂之從某氏傳過樂謂之耽王充
論衡語增篇作惟湛樂是從小雅和樂且耽棠棣篇文毛詩
作和樂且湛禮記中庸作和樂且耽與鄭志同小戴之學出
於后倉蓋齊詩作耽也毛詩湛樂之久韓詩湛樂之甚也故
鄭君云過禮大雅抑荒湛于酒韓詩作荒湛于酒漢書五行
志作荒沈于酒耽湛
懼沈並聲近義同

王

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

鄭志疏證三

七

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

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

王諡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破於
諸侯故為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為風也成器鏡曰國
語周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
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於彘詩序類弁諸公
刺厲王也暴戾無親孤危將亡史記周本紀申侯與緡厲
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魯語幽滅於戲鄭云幽厲
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張云厲王流於彘幽王滅
於戲是其事矣魏臺昭國語注晉地漢為魏縣屬河東今日
永安今在山西霍州東北戲王諡正義史記云麗山國語言
於戲則是麗山之北則戲亦水名章昭云戲山名非也今案正
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
上身死麗山之北則戲亦水名章昭云戲山名非也今案正
義是也漢書地理志新豐驪山在南新豐注渭水在陝西安府
臨潼縣東北山今在縣東南水經渭水注渭水在臨潼縣
之水出麗山馮公谷東北流又北逕戲亭東戲亭在臨潼縣
東北云在雅者民勞板蕩抑桑柔皆刺厲王節南山正月小
弁巧言巷伯谷風蓼莪四月北山小明鼓鐘楚茨信南山甫
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類弁車葦青蠅賓之

初筵魚藻采菽角弓菀柳黍苗鬲桑瓠葉漸漸之石何草不
黃瞻卬召旻皆刺厲王是月也云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者
王諧云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
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此張遜所本
今案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傳爲之歌王服注王室當在雅
衰微而列在風故國猶尊之稱王猶春秋之行於天下杜
注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旺於人也
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爲雅與鄭義合平王微弱云云者史
記周本紀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
政由方伯
是其事也

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箋時在位有官職

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

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

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

本疏袁氏攷證曰禮記玉藻疏引路寢房中可用男子二句可作所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是說男子得在房招友之事也斯千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

鄭志疏證三

六

右房矣言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
小寢之內作之非於正寢作樂也何則玉藻云君日出而視
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
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息路寢非燕息之所也下箋云欲使
從之於燕舞之位以燕言之明不在路寢也樂實不在路寢
而諧云路寢之樂者云路寢房中者以小寢是路寢之下室
繫路寢言之天官宮人掌六寢之脩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
寢五左右房成蓉鏡曰君子陽陽說者以爲卽周禮春官磬
得有左右房成蓉鏡曰君子陽陽說者以爲卽周禮春官磬
師據鄭君注燕樂房中之樂爲證竊謂磬師第司鐘簋不掌
笙簧愚意此君子當是笙師之屬笙師掌教箴笙凡祭祀饗
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燕樂亦房中之樂毛詩笙簧
也國君有房中此合故箋從其義春官序官笙師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故可相招地官師氏掌一人從十人在位有
官職者二十一人故可相招地官師氏掌一人從十人在位有
諫王惡磬師隸春官無此責也夫射在射宮儀禮大射儀宰
胥薦脯醢由左房射宮房中可用男子知路寢房中亦可用
男子矣燕在路寢儀禮燕禮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
燕賓之樂其爲男子可知亦其證錫瑞案成氏申鄭近是惟
於孔疏之誤未能辨正鄭解路寢前後歧異益未定之說具
說路寢如明堂有五室實誤成氏於尚書志願命已引眾說
辨之此說路寢有房不誤孔疏於鄭說之誤者曲爲彌縫而

於鄭說之不誤者反獻疑義謂路寢有五室不當有房此有房者當是小寢不知鄭君明言路寢何得以小寢當之小寢有燕息之地非奏燕樂燕舞之地且小寢或得奏樂必不得有所得有男子在房張逸之間蓋亦於此有疑鄭君答以路寢房中可用男子則小寢房中必不可用男子可知玉藻正義曰鄭答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路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據此足知孔疏小寢之說出於劉氏而其說實誤路寢本與明堂異制非由平王微弱熊氏之說亦非寢之房中也書顧命允之舞衣又自爲說曰所謂房中者路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案上言狄設黼展綴衣下言東房西房天子設黼展在路寢明堂則房爲路寢之房出各有左右房經篇云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圖下方室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此一證也禮記明堂位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房中案上文言祀周公于大廟又曰大廟天子明堂則此云房中自在大廟中可知今令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大廟各有左右个此一證也儀禮觀禮記凡後于東箱鄭注王卽席乃設之也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秦天子觀諸侯在廟中故觀禮右肉袒于廟門之東鄭注以爲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則禮云東箱在文王廟中文王廟卽路

鄭志疏證三

九

寢之大廟大室也有東箱必有西箱爾雅釋宮室有東西箱曰廟東西箱卽東西房也此一證也錫瑞謂鄭君云路寢宗廟如明堂制未嘗云路寢宗廟明堂卽是一地陳氏乃妄合路寢宗廟明堂爲一其言明堂世室制度鍾文烝詆其新奇繆鑿詆不爲過此所引證皆傳會無據顧命言廟門是寢宮必非明堂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謂魯之大廟其規模之大如明堂非謂亦有五室應攻古說無云魯之大廟有青陽總章諸名者周天子觀諸侯在文王廟大會諸侯在郊外明堂皆不在路寢陳氏乃杜撰一路寢之大廟大室名曰謂路寢卽是文王廟亦卽是明堂以箱个房併爲一談不知箱个房雖可通稱而要自有定名路寢謂之房不謂之个明堂謂之个不謂之房宗廟謂之箱謂之房亦不當專享一个注單文孤證豈可據依文武皆周之受命王亦當專享一个之尊明堂配天蓋迎主而往祀單仍返於廟若謂文武之主卽藏於路寢明堂太廟太室則是人神禘處文武並無特廟尊爲受命之王歿同庶人之寢此豈周公所定天流之制推生文武之意哉陳疏牽率支離更甚於孔疏然孔疏之謬人所共知陳疏之非人多易惑恐疑誤後學故詳辨之

大車

啓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

數

本疏袁氏以此條列唐無衣下錫瑞案無衣疏亦引此條而大車在前當列於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亦下疏證曰傳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亦下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箋云古者天子大夫者正義申傳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正義申傳曰春官司服曰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則大夫不服毳冕之服故得服毳冕之意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故得服毳冕也春官司職曰王之三公入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鄭解周禮出封謂出於畿內封為諸侯加一等耳非謂使出封畿外為子男卿為侯伯其命加於王朝五命則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為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即得加命反於朝廷還服其本此陳古者大夫出封聽訟故得如子男之衣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冕以決訟也又申然此詩陳古天子大夫服毳冕以決訟則是其人於禮自得服之緣此服之貴賤準其官之尊卑解得服之所由故云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也王朝之卿大夫出封於畿外襄有德加一等使卿為侯伯大夫為子男其諸侯入於王朝為卿大夫者以其本爵仍存直以入任為榮耳不復更加其命數故侯伯入為卿子男入為大夫諸侯之數眾王朝之官少或亦

鄭志疏證三

三

侯伯為大夫非唯子男耳隱十一年左傳曰滕侯曰我周之下正願命孔安國注云齊侯呂伋為天子虎賁氏是侯伯入為大夫者也以其本爵先尊服其於國之服引鄭志云云曰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此陳子男為大夫仍得服毳冕也是唐無衣一章傳曰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箋云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二章傳曰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箋云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正義曰傳正今晉實侯爵之國非天子之卿所以請六章衣服者謙不敢必當侯伯之禮故求得受六命之服次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上箋解七章之衣言晉舊有之此不言晉舊有之者晉國舊無此衣不得言舊有也檢晉之先君見經傳者熒父晉康王文侯輔平王有為天子檢晉之先君見經傳者熒父晉康之命不服六章之衣引鄭答趙商云云曰是其不降本國不服六章也鄭知然者以大車陳古之天子大夫行決知入仕訟經云毳衣如裘則是子男入為大夫得服毳冕矣如入仕王朝者各依本國之命晉之先世不得有六章之衣實無六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請命耳非實有也汪龍詩異義曰出封指封為諸侯其曰如子男之服者即典命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如正謂王朝大夫出封為子男乃得服毳冕也大夫出封始得

毳衣如葵

服毳冕則此大夫而言毳冕其爲子男入爲大夫可知故略而不言而箋則申之曰禮是子男出爲大夫者義相成也疏甲傳義乃曰毛意以周禮是子男出爲大夫者義相成也疏矣陳奐謂汪說是也大宗伯四命受器鄭注王之下大夫亦四命五命賜則注王之下大夫出封加一等五命典命王之大夫四命及其出封加一等注四命下大夫也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等褒有德也大夫爲子男則爲侯二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唐無衣傳一章侯伯之禮七命章天子之卿六命毛於彼傳言天子之卿六命侯伯則七命於此傳言天子之大夫四命子男則五命正謂出封爲諸侯加一等非謂出封畿便加一等有明文矣鄭仲師治毛詩亦以五命出爲子男同康成說錫瑞案據阮陳二說則大車篇毛鄭並非異義惟無衣篇異義耳然鄭箋與答趙商皆主入言不主出言孔疏中鄭甚明似未可駁孔疏而強鄭從毛也

張逸問答云騅鳥青非草名藪亦青故其青者如騅

疏證曰傳曰葵騅也藪之初生者也箋云葵藪也毳衣之屬衣纈而裳纈皆有五色耳其青者如騅正義曰葵藪釋草文以傳解葵色未辨草名故取爾雅以定之又曰傳以葵爲騅箋以葵爲藪似如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騅復似從傳張逸疑

鄭志疏證三

三

而問之鄭答云云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曰傳葵騅言其色也箋葵藪言草名也疏謂傳但言葵色未詳草名故箋引釋草文以定之是已李黼平毛詩細義曰傳騅也以下瑯嶼也例之騅言其色與中谷有推傳騅也非同彼騅亦作莛是言其草也說文引此詩作縹云帛騅色也說文騅云馬蒼黑襍毛郭景純爾雅註云葵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騅色青白故許以訓縹毛以訓葵毳衣之色如之也葵縹字異音義實通玉篇縹云今作葵蹠是字通之證也釋言及註本作騅正義引作騅案陳李二說甚明張逸不知傳言騅是言其色疑箋與傳不同鄭意則以騅是鳥名非草名恐人不知何物故別引釋草文其實騅青葵亦青與傳意不異也

鄭清人刺文公

答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弟錄者直錄其義而已

鄭譜疏袁本以此條列小雅南陔白華華黍下攷證曰案此條不知所屬姑列於此錫瑞案鄭譜疏明引此文從原本列鄭逸云弟上有次序疏引存

疏證曰正義曰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爛亂失次廁於莊公

詩內所以得錯亂者引鄭答趙商云云曰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襍亂故蓋裴之序從上大叔于田爲莊公之詩也詩譜序正義曰孔子判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下者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人引鄭答張逸云云曰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錯亂耳錫瑞案鄒鄒衛諸正義曰載馳序云懿公爲狄人所滅露于漕邑則戴公詩也在文公下者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爛於下耳據此則毛詩不盡相合毛詩失次未必三家詩亦失次也魏源論鄭答問曰問鄭風首桓公武公次莊公次文公於時世皆合而鄭人爲之賦清人尤明見於左傳則清人以下自皆文公謂詩乃小序倒屬諸文公之先世以爲刺莊公刺忽孔曰風詩公清人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則於莊公詩內何獨謂文惟鄒鄒衛分於經師已失大師舊第其餘諸國簡編無殊至王之則桓征之詩伐柯九罭爲幽人美東人被化之詩以類爲幽人從征之詩續序傅益非毛詩本有也幽風東山破斧相從皆作於周公之世非眞如張衡所謂失序也秦風渭陽雖作於黃鳥以前然一爲繆公一爲康公以父子爲先後則亦未爲顛倒也豈有清人文公之詩明見左傳而先世刺莊三篇刺忽十篇乃皆倒廁其後者哉蓋裴次於清人之後序不言何世但以爲刺朝而詩詞是美非刺則以爲陳古子謂清人敘見於左傳則清人以下斷皆文公以後之詩考甯

鄭志疏證三

三

母之會管仲謂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問也三良同心三英榮今也屢建正義邦之司直也臨難不辟舍命不渝也詩次清人之後其爲美三良而欲文公之信在乎魏說似亦近理可解爛脫失次之疑

有女同車

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疏本

序達經意

疏證曰正義曰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傳又云公之未婚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辭及其敗戎師於齊也又請妻之匡辭如左傳文姜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後請妻者非文姜也引鄭志云云曰如鄭此答而以爲此詩刺忽不娶文姜案此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忽有功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其文又在其下明是在後妻者也安得

以爲文姜乎又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從夏鄭莊公卒秋昭公出奔衛傳亦以出奔之年追說不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文姜爲問鄭隨時答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爲定解也成蓉鏡曰陳氏與詩毛氏傳疏云忽既爲莊公太子莊公歿立未踰年卽爲祭仲所逐故鄭人刺忽微弱由失援於大國之助致敗後日爭鬪作追刺之詞齊女非文姜鄭志答張逸問誤正義駁之是矣李氏黼平毛詩紉義議正義不善讀序未得其指

魏園有桃

答張逸云税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惟食園桃而已

非徒薄於十一故刺之

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魏君薄於公稅乃是人君美事而刺之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過度故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是稅一不得薄也引鄭志云云案人君無但食園桃之理鄭君之說近人多疑之今並錄於左方孔廣森經學卮言曰箋不達序意國之有民若桃棘然有園以衛之使狂夫不得攀折我落其實

鄭志疏證三

重

馮德教亦所以衛民也有德教則國雖小無使削之忠民安於賦歛然後君得用其力徒以儉嗇爲愛民而已齋焉大國滅之將亡是猶舍其桃棘弗修其圃他人是殺我可得食乎胡承珙毛詩後箋曰序不過推原作詩之由耳鄭箋乃云云承珙案魏風葛屨刺褊溷洳刺儉與碩鼠刺重斂跡似相反而實相因蓋褊溷者必食其勢然也若果薄稅省用則必無重斂之事矣何反不能用其民乎諸詩雖未必盡屬一君然說實多窒礙正義曲爲解說非也

伐檀不素飧兮傳熟食曰飧箋云飧讀魚飧之飧

答張逸云禮飧饗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

本疏袁氏攻證曰素飧之飧疑餐字之譌錫瑞案校勘記引浦鐘云飧當羊字誤是也

疏證曰正義曰宣六年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室則無人焉俯而窺之方食魚飧是其事也鄭以爲魚飧之飧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飧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放夕則食飯是飧爲飯之別名易傳者引鄭志云云案傳曰熟食曰飧並未明言禮食鄭君所說近人亦多疑之今並錄於左方胡承珙毛詩後箋曰小雅所父有母之尸饗傳云熟食曰饗又豈謂禮食之饗乎蓋毛於饗飧皆謂熟而可食者若掌客之飧饗與

常食不同且多生腥不盡熟物也故大東有饌簋俎傳云食熟食謂黍稷也此殮自指客禮然毛必以熟食專屬黍稷者正由牲牢不皆熟物故耳可見此但言熟食者必非指禮食之殮矣陳奭毛氏傳疏曰大東傳云殮熟食謂黍稷也案熟食不專指黍稷箋及聘禮注解詩殮爲趙盾食魚殮之殮魚殮亦熟食也正義引鄭志云云誤解傳意謂殮爲禮牢之殮故云

采芴首陽之巔傳喻無徵箋喻事有似而非

答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本疏袁氏攷證曰據箋有

似而非則似是

二字倒換爾

疏證曰傳曰采芴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箋云首陽山之上信有芴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正義曰鄭以采芴采芴者皆言我采此答於首陽之巔然首陽之巔信有芴矣然而今人采之者未必於首陽而人必信之以其事有似也事雖似而實非以興天下之事亦有似之而實非者君何得聞人之讒而輒信之乎又申傳云箋易之者引鄭答張逸云云案采芴刺獻公聽讒近人以爲刺公聽驪姬殺太子之

鄭志疏證三

酉

事首陽夷齊隱處欲太子爲伯夷也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其言正似是而非者

關七月

張逸問關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

專爲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爲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在

於雅分周公不得專之疏

疏證曰正義曰此詩用於樂官當立題目太師於是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詩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爲幽國之變風焉此乃遠論幽公爲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比序已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風也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幽公故爲幽之變風鴟鴞以下不陳幽事亦繫幽者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爲幽引鄭志云云曰逸言詠周公之德者據鴟鴞以下發問也鄭言上冠先公之業謂以七月冠諸篇也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詩故周公之德繫先公之業於是周公爲優矣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

諸國爲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爲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成器鏡曰大序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張逸前問王者之風其言當在雅在風何鄭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爲風文王之化不宜在雅則周公之德亦不宜在雅矣

七月鳴鵙箋幽地晚寒

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温

本疏袁氏攷證曰三之日疏引作晚温亦晚寒本疏謂三之日于相言晚寒者

由寒氣晚至此箋當言晚温故答問如此箋寒字譌爾

疏證曰正義曰五月陰氣動而伯勞鳴是將寒之候也月令仲夏鳴始鳴是中國正氣五月則鳴今幽地晚寒鳥初鳴之候從其鄉土之氣焉故至七月鵙始鳴也此篇箋傳三云晚寒上言于相舉趾于云載積武功唯校中國一月此獨校兩月者幽處西北遠於諸華寒氣之來大率晚耳未必皆與中國常校一月何則蠶月條桑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既云同於中國不得齊校一月自然有大晚者得校兩月也王肅云鵙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三字如七肅及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不耳上云三之日于相言

鄭志疏證三

壹

晚寒者猶寒氣晚至故耕田晚也七月鳴鵙言晚寒者謂温氣晚則鵙鳴晚也上傳言晚寒則此箋當言晚温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温其意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舉晚寒以明晚温耳又前三之日于相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晚温亦晚寒是寒晚温亦晚錫瑞案王肅臆說王引之李輔平胡承琪陳奐皆辨之李輔平又辨正義曰孔意鵙以夏至鳴今七月始鳴是晚温之故不知箋意不重温而重寒故曰伯勞鳴將寒之候首章流火箋云將言寒先著火所在四章秀萋箋云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于笱箋云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其同箋云不用仲冬亦幽地晚寒五章斯螽箋云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穹室箋云爲此四章寒改歲箋云當避寒氣而入所穹室墜戶之室而居之八章鑿冰箋云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篇中凡八言寒一言暑以經首言流火特爲寒謀無緣更說温晚鄭志之言亦姑答張逸非經旨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孫皓問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周禮凌人序官疏答曰夏十二月取冰

二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藏之既晚出之又早晚者建寅

乃藏與此周禮十二月藏冰較遲一月故出之早者四月夏之

二月出冰與周禮同今幽土寒故納冰可用夏正月也周禮家

疏夏二月仲春大簇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

廟凌人疏袁氏攷證曰又見本疏並上承幽土晚

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十一字本疏出下無地字

疏證曰七月箋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觀而出之

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實食喪祭

於是乎應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十二月斬冰即以其

人之職夏班冰掌事秋刷正義曰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

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

之又早者引鄭答孫皓云云曰言由寒晚得晚納冰依禮須

早開故也月令孟春律中大簇二月律中夾鍾言二月大簇

用事者以大簇爲律夾鍾爲呂呂者律中夾鍾言二月大簇

雖至二月猶云大簇用事周官冢宰序律宣氣律統其功故

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疏曰引詩曰二

之日者案詩之所釋謂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云又凌人掌冰

謂周之三月夏之建寅之正月引鄭答志云二月之日三之日

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曰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

冰方盛之時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凌冰室也三之者

爲消釋度也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

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三其凌三倍

其冰疏曰後鄭依子春改者若歲字向下即是周之十二月

冰未厚故從子春也案鄭從子春讀爲正歲以爲夏正之十

二月與幽風二之日正合惟凌人以斬冰三其凌連言不云

周禮家

宰序官

先薦寢

廟

凌人疏

袁氏攷證

曰又見本疏

並上承幽土晚

寒故可夏正月

納冰十一字

本疏出下無地字

疏證曰七月

箋云古者日在北陸

而藏冰西陸朝觀而出之

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

其出之也朝之祿位實食喪祭

於是乎應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

開冰十二月斬冰即以其人之職

夏班冰掌事秋刷正義曰凌人十二月

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

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

之又早者引鄭答孫皓云云曰言由寒晚得

晚納冰依禮須早開故也月令孟春律中大簇

二月律中夾鍾言二月大簇用事者以大簇爲律

美

鄭志疏證三

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爲疑鄭以幽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小雅皇皇者華周爰咨詢

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

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

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本疏袁氏攷證曰之忠信之之當作言

疏證曰傳曰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

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中之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

也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

其事正義曰此箋以毛傳不明贊成其說經云周傳言中和

中和周之訓也諷謀度皆咨周而得之則周之中和爲已之

有故言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者卽上每懷靡及是也然

而外傳云忠信爲周不言中和故鄭申言之傳云中和正謂忠信也知五者咨也諷也謀也度也詢也者以左傳穆叔先解此五事乃曰臣獲五善故知此爲五者也已言雖得此於忠信之人者皆於周咨焉故云得之咨出於已非出於彼同云得者出遇彼賢所以得訪故亦爲得之於忠信也引鄭志云云曰問意以傳言雖有中和自謂無所及謂出於每懷靡及而來箋已破和爲私則無復有中和之事今又言中和故信而問之鄭答曰非也謂此中和非上每懷也此字是周忠信也言中和者義出於周不出於每懷也由此言之則張逸亦不知箋轉和以申毛意謂鄭破和而非傳故有此問鄭答曰非是鄭不易毛也但毛傳賈略事之久遠未知鄭之此說上當毛意以否要以觀其答懷和是意必當然也以爲然臧珠曰云雖有中和者卽上每懷意和是也孫毓亦以爲然臧珠曰琳案魯語說此詩云懷和爲每懷毛傳當云每懷懷私也故箋引外傳以證之且正其誤明和爲私字形近之謫下傳云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者此於篇末通章言周周爲忠信故於此總說之張逸見上破和爲私而此云中和謂忠信和作本字故疑與上乘蓋不知中和爲忠信忠信爲懷私非訓每爲雖訓懷爲私亦非訓每懷爲懷私也將仲子仲河懷也箋云懷私曰懷烝烝民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

鄭志疏證三

毛

每懷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與此箋正同可互證也今傳有每雖懷和之訓爲王肅私加故孔仲達云傳本無每雖二字又云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加之又云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此其證孔氏又云徧檢書傳不見訓懷爲和琳云徧檢書傳不見訓每爲雖案爾雅釋訓每有雖也郭注云詩曰每有良朋辭之雖也則訓每有爲雖不訓每爲雖故常棣每有良朋箋云每有雖也正用雅訓也至訓懷爲和則板懷德維宣傳箋皆以懷爲和孔氏偶失檢耳王肅申每懷靡及云雖內多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以下傳云雖有說和者卽上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孫毓朋於此四字牽合上下膠原首尾與乃肅改毛詩之通篇關鍵以此四字牽合上下膠原首尾與箋義相違致經傳大義晦塞不通肅之罪於是不可道矣孔氏曰鄭既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又曰鄭說贊成毛義又曰鄭氏之言實有所據信箋最篤識過前儒

常棣

答趙商云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

篇爲成王時作

小大雅譜疏

疏證曰小大雅譜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正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內傷管蔡之不睦而作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不欲顯管蔡之有罪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在成王詩中則學者知之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爲閔之由此故爲隱推進而上之文王之詩因以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能親兄弟與之燕飲而作此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義滅親言爲隱者亦因此詩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不得不誅偏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閔傷由此而爲之隱也而序云閔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爲之隱故編次者進而上之是以隱其事序者敘其作之所由不得不言也武王之詩又有鹿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之則上下非類而文王之詩上有鹿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屬於其間與之爲類因以爲文王燕兄弟之詩言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以爲樂歌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其餘聖人不能也如此譜說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爲周公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爲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何也

鄭志疏證三

元

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王之行也閔管蔡之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內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燕兄弟燕朋友之樂歌焉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引答趙商云云曰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時鄭末爲譜故說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則意欲從之而未決後爲此譜則決定其說爲成王時也

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

代之末卽二叔宜爲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

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自足明矣本疏錫瑞案袁本作足自足明矣此亦

當作自足今更正

疏證曰正義曰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二叔之不咸言雖異其意同弔傷也二叔卽管蔡也不咸卽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先儒說左傳者鄭眾賈逵以二叔爲管蔡馬融以爲夏殷之叔世引鄭志云云曰問者以昭六年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者謂三代之末世也則言

二叔者亦宜爲夏殷之末世故言有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
以爲二叔宜爲夏殷之末不得爲管蔡故周之鄭蔡注左氏
者亦云管蔡謂鄭賈之說也又左傳論周公問二叔之在戚
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之意則此云管
蔡卽傳云二叔可知故云此序于夏所作親受聖人自足明
矣成蓉鏡曰案載文類聚八十呂氏讀詩記十七詩攷一並
引韓詩序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與毛序同然
則左傳二叔卽管蔡不咸卽失道義無可疑故魏陳思王表
云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國語楚語屏攝之位韋注周氏曰
屏者并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腰扇惠氏棟
曰周氏者漢儒說春秋者周仲文也合二叔屏攝兩義觀之
周仲文說皆於義爲短其學益未精密故鄭君不從之云此
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者漢書藝文志云毛公之學自謂子
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
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
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
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徐整鄭氏
詩譜暢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
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趙
人小毛公隋書經籍志云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趙
訓詁傳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經典釋文序錄云孔子既取

鄭志疏證二

元

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一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
並與鄭義合惟陸璣徐整序次子夏至毛公淵源各別今案
周頌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
祖也據此則陸說爲有據又絲衣序引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申高行子曾高各傳其學以至於毛公耳

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傳隱三年疏案誦古之事

在左氏傳

疏證曰箋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
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正義曰此解所以作常棣之意咸和
也言周公閔傷此管蔡二叔之不和睦而流言作亂用兵誅
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其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故作此
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取兄弟相親之詩至厲
王之時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爲是之故又重
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
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但召
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之恩疏重造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
耳故鄭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
召穆公所作誦古之篇非造之也此自周公之事鄭輒言召
穆公事因左氏所論而引之也左傳曰王怒將以狄伐鄭富

辰諫曰不可臣聞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德詩曰常棣之華兄弟不譁韓建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作詩之事也檢左傳止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不成爲恩疏作常棣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周公本傳常棣亦爲糾合宗族可知但傳文欲詳之於後故於封建之下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末言召穆公亦云明本常棣是周公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是也又左傳隱二年傳衛人所爲賦碩人也許穆夫人賦載馳皆初造篇也其餘言賦者則皆賦古詩也錫瑞案孔疏申鄭詳明據鄭意推之更可得詩人之本旨三家詩以關雎鹿鳴爲刺詩蓋亦如鄭云述古之義魏源四始義例篇曰三家既以關雎刺時也未嘗言刺康王則是思賢妃以佐君子即爲諷詩之義但在文王國中爲正風正雅者在商紂國中視之則爲變風變雅此關雎鹿鳴刺時之本誼也在盛世歌之爲正風正雅者在衰世歌之即爲變風變雅此畢公刺康王之旁義也左氏外傳明引兄弟鬩牆二語爲周文公之

鄭志疏證三

三

詩而內傳富辰則又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而作常棣杜預謂周公作詩召公歌之鄭志謂賦詩或造篇或述古魯韓詩明言正考甫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而又以那樂作於宋襄公之世因序云美襄公服虔言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侍衛之臣戎車四牡田獵之事其孫襄公追錄其先世詩而毛序因謂美襄公蓋古者既以詩破樂章後王有志祖荒政者則國史授之矇眡奏以諷諫其有因此感悟如姜后脫簪宣王勤政以致中興者則事雖述古功同創作故國史附之詩序述爲盛事以歸功於樂章之用詩教之神是以薛君章句明云康王晚朝內人誦關雎以刺王不云作以刺王至張超則明云周德將衰康王妃以窈窕防微杜漸諷諭君父此陳古風今之明證蔡邕琴操則明云鹿鳴者周大臣見王道衰不能養賢故彈琴以諷諫歌以感之又陳古風今之明證後人不見三家全經徒據他書所引旁義以爲本義且並旁義失之呂祖謙馬端臨遂謂二家詩駁雜不經然則左氏亦未見毛序古義耶

淇露厭厭夜飲箋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
答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

本疏

疏證曰行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酒也引鄭志云云曰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之故幸賢人之家是也此燕諸侯王爲之主彼桓公飲酒敬仲爲主而得證此者君適其臣君爲主人其進退在君所裁敬仲之辭與諸侯之讓同故得爲證也錫瑞案左氏莊二十二年傳杜注曰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據主人之辭故言飲桓公酒正義曰春秋之世設享禮以召君者皆大臣擅寵如衛公叔文子宋桓魋之徒始爲之耳爲之非禮法也敬仲羈旅之臣且知禮者也必不召公臨已知是桓公賢之自就其家會也據敬仲爲主人之辭故言飲公酒耳禮儒行孔子至舍哀公館之鄭注云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禮館之據鄭意以爲桓公於敬仲哀公於孔子同是敬賢故哀以公爲主與君適其臣之儀雖有公館更不同鄭君引此以證王燕諸侯自爲主者義尤切合孔疏但據杜注以爲至桓公家不知私家與公館不同猶未達鄭旨也

六月織文鳥章

答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

本疏袁氏攷證曰又見爾雅釋鳥疏

疏證曰傳曰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箋云鳥章鳥隼之文章正義曰釋天云錯革鳥曰旗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

鄭志疏證三

三

鳥於糝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故箋云鳥隼之文章正知隼者以司常云鳥隼爲旗錫瑞案說文云錯革畫鳥其上所以進士眾旗旗眾也引周禮曰州里建旗許君以爲畫鳥與鄭義同而解錯革革字不爲急疾與鄭畧異御覽三百六十引爾雅舊注云刻爲革鳥置竿首也似與許義相合公羊宣十二年疏引李巡云以此爲之置於旄端則其說全異郭注用李巡說而李變之云此謂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卽禮記云載鴻及鳴鳶李與郭皆以革爲皮革不爲急疾之義錯革謂置此鳥之皮革非畫此鳥之形與鄭義全不同郭解禮記亦謂載鳥之皮毛惟以爲置竿頭與李云疏少異耳孫叔然鄭孫說爲正爾雅用師說當從鄭孫說爲正

車攻駕言行狩傳戰不出頃田不出防

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

田者不出其防也

本疏

疏證曰傳曰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謁纏麻以爲門表纏質以爲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會於其下故戰不出

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正義曰因而廣言田獵之法次在大草之意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也周禮中夏故致守戰法當在其間止舍也此屬夏苗之田也周禮仲夏芟舍鄭云芟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此苗田即草止明芟草止其中馬或舍其中也以教戰即軍禮同故言軍有草止之法仲夏舉草舍之法田禮皆當然也故仲冬教大閱云前期羣吏戒眾庶修戰法虞人芟所田之野爲表百步之間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鐳各帥其民而致質明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於戰之陳注云萊芟除可陳之處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闢鄭云芟除可陳之處是芟草爲教戰之所傳言田者大芟草以爲防則芟草爲田獵之處明先獵以教戰合圍又在開焉二者同處也又曰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爲屯旣陳車驅辛奔驅禽內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發謂發矢射之也其天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綏諸侯發則舉其小綏必舉此綏爲表天子諸侯殺之時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所期之頃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引鄭志云錫瑞案田獵本以君戰故毛鄭孔皆兼戰言之穀梁傳曰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又說苑修文篇曰百姓皆出

鄭志疏證三

三

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廣雅釋天曰刈草爲防敵而射之不題禽不詭遇不捷草越防不追皆與毛鄭義合

斯于西南其戶簋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

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土中洛誥王入太室禋是也顧命成

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本疏袁氏攷證曰禮記玉藻疏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一城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云答語與此同制禮六字作制一城中誥下有云字是下無也字鎬京下有鎬京宮室四字未必作又不能錫瑞案袁本作制禮建國土中孔本同阮刻注疏無建國二字孔疏申鄭有之疑阮本誤脫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乃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爲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爲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王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前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更脩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知宣土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錫瑞案孔疏申鄭非不明晰然鄭君此說人多疑之成氏於尚書志顧

命已引眾辨正其失漢儒言明堂殿糾紛見五經異義鄭君據孝經緯援神契斷為在國之陽精塲不易明堂既在郊外則國中宗廟路寢不必更與明堂同制如東都東三明堂矣即云周公承先王廟更不改作但皆非東都東都巡狩之地天子不常居每月聽朔問月居門皆非東都東都縱有路寢何必如明堂制據逸周書洛邑止有宗宮考宮並無七廟則東都宗廟亦不必如明堂宣王承亂中興禮考室周公矣鄭君為此說者特誤於侯宣王乃行之則明堂並舉遂謂三者同制然鄭答張逸云路寢有房是鄭君亦未嘗堅持此義矣孔疏雖善

會實未足為定解

答趙商云衛殷之讖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

本疏袁氏攷證曰曲禮疏約鄭義云衛武

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即

引此君子行禮云云

疏證曰正義曰此武公周之子孫而言殷禮者引鄭志云云曰是解武公言殷禮之事也鄭之此答皆下曲禮文案彼注

鄭志疏證三

重

云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則是不變本國之俗而答志以為不變民之俗者以禮記說大夫士去國之法故知不變父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為政故順民之俗以不變事同故如禮記為言耳必知人君當不變民俗者以秦襄公居周之坊也故葉葭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定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殷以商政皆言因其故地行其舊俗故知武公行殷之禮故舉殷法而言也曲禮正義曰此云不變俗謂大夫出在他國不變己本國之俗案鄭答趙商以為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即引此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如鄭之意不變所往之國舊時風俗與不同者熊氏云若人臣出居他國亦不忘本故云不變本國風俗人君務在化民因其舊俗往之新國不須改也然則不求變俗其文雖一但人君人臣兩義不同熊氏云必知人君不易舊俗者王制云修其教不易其俗又左傳定四年封魯因商奄之人封康叔於殷墟啟以商政封康叔於夏墟啟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

大雅緜自西徂東 變幽與周原不能為東西

張逸問幽與周原不能為東西何謂答曰幽地今為柁邑縣在

崑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

之日發關西南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按鄭答張逸云云如鄭志言初未有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之說孔斌讀鄭志因以誤解此箋鄭於章首自沮漆箋云其後公劉失職遷于陶居沮漆之地鄭以彼爲沮漆也以三章周原沮漆之間箋不易傳則鄭意岐地亦有沮漆是也答張逸云正東乃得周此箋云據至時從水許夫至時水許即至岐時之水許是鄭以漆出岐山北西南合杜岐者爲岐水許爲自西方而東至周原莫明於此矣王氏未悟此指因誤譏鄭志失之

械樸六師及之箋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

趙商問此箋引寧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伐之事不稱

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眾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

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疏

疏證曰正義曰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而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禮夏官序云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爲大雅莫非王法逃舟爲梁禿將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爲殷末之制者以詩人

鄭志疏證三

姜

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引鄭志云云曰此正答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頌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眾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此爲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爲師乃是常稱不當於此獨設異端又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劉箋云郟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大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在周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成器鏡曰王氏鳴盛周禮軍賦說秦氏蕙田五禮通攷並云鄭答趙商問釋臨頌難並以六師卽六軍蓋對文則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散文則師軍通稱又云師軍固屬通稱但是時文王未嘗爲天子未必有六軍故鄭以二千五百人爲師六師一萬五千人解之穎達此經非要特未會鄭意耳毛詩細義云鄭志云云鄭已明謂此經非著大數矣然則此經六師止有萬五千人箋依經立義不可謂非定說白虎通曰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天地位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東漢初儒者已作是說矣錫瑞案軍師通稱鄭君已明言之此

箋云殷末獨設異端鄭必別有所據孔廣森曰春秋之義內
無斥國爵以稱其君者况天子至尊又非魯頌魯侯之比乃
械模一篇曰周王于邁周王壽考何也言周孔說近殷王也
此詩作於文王既沒殷王未滅之際也案孔說於此詩之而未
盡也文王受命稱王許見大雅文王孔疏孔疏於此詩則云
詩人之作或論當時之實然則此詩之作即當在文王稱王
時史記引魯詩說西伯受命之年稱王伏生大傳則謂受命
六年稱王說稍不同要之文王稱王已在九十之外故頌之
曰周王壽考如孔說在沒後不當有壽考之頌鄭於周王壽
考箋云文王是時九十餘矣年數是當時之實兵制亦必是
當時之實繁露郊祭篇引此詩爲先郊伐崇之證文王伐崇
稱王正在九十餘時皆今文其說相同不必以古周禮說厭
之鄭君此箋以爲殷末蓋本三家詩說三家既亡後人不知
鄭義有本又不信文王受命稱王之事遂不能得鄭箋之旨
而孔廣森說反爲胡承珙所駁矣若趙商所問重在當武意
以六師是殷制六軍是周制宣王在改制之後似尙仍殷制
六師之名故以爲疑鄭君所答亦專釋常武師義不及此箋
並非自持疑也孔氏自生軀
轉又以疑及此箋尤失之

生民

鄭志疏證三

三

趙商問此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世妃意
以爲非帝馨之妃史記馨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
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
答曰卽姜嫄誠帝馨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非眞意矣
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
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
並在天子位乎

疏

疏證曰正義曰鄭信識緯以命厥序云少昊傳八世顛頊傳
九世帝馨傳十世則堯非馨子稷年又小於堯則姜嫄不得
爲帝馨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謂爲其後世
子孫之妃也人世短長無定於是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爲幾
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
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馨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馨子乎
若使稷契必馨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
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周始

祖有賊以元鳥生商而契爲元王卽如毛傳史記之說譬爲
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之常道則詩何
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同上帝是依
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
但以姜嫄爲世妃則於左傳世濟之文復協故易傳不以爲
高辛之妃也後引鄭志云陳啓源毛詩稽古編曰史跡之
說近於誕罔嚴緝是毛非鄭以爲列子異端緯書妄說史遷
好奇皆不足據似突然武跡敏拇之文見於釋訓爾雅正典
已有是說也况使后稷之生果係人道交接有父母則周
家不應特立姜嫄之廟別奏先妣之樂而生民闔宮二詩亦
何爲獨美稷之母不及其父乎天地之大奇禮變幻諸書宜
理槩耳姜嫄爲帝嚳元妃見家語世本大戴禮史記諸書宜
爲可信然揆之事理實有難通誠如張融所駁矣日非直此
也姜嫄果帝嚳元妃則棄爲嫡子自應繼嚳而立何得先立
下妃子摯又立次妃子堯而鄭尙有未盡乎呂聖人傳皆舍
天而作此詩必不自誣其祖卽以此詩而論姜嫄誠帝嚳之
妃旣弗無子有子何又棄之配合生子人道之常況又帝子
之貴何以無故必置之死地如毛傳之說萬不可通故馬融
王肅不得已而解爲遺腹然其說已爲孔疏所駁矣五經異
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歷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史記補三
代世表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史記

鄭志疏證三

毛

周本紀董子繁露劉向列女傳王充論衡皆云后稷履大人
迹而生此皆今文家說爾雅多用魯詩故訓敏爲拇與毛傳
異今文家皆信感生之說古文家獨紉異義今文似奇而瑯
古文似正而非史記五帝本紀明引五帝德帝繫姓爲古文
故與周本紀用今文不同毛傳亦古文鄭箋毛而改從三家
斯爲通識後人必申毛而駁鄭皆不辨是非徒爭門戶者也

周頌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疏

疏證曰正義曰絲衣詩者釋賓尸之樂歌也子夏作序則唯
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
尸之時以高子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尙有尸宗廟之祭有
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子夏親受聖旨不須
引人爲證毛公分序篇端於時已有此語必是子夏之後毛
公之前有人著之史傳無文不知誰著之引鄭志云云曰止
言非毛公後人亦不知前人爲誰也以鄭言非毛公後人著
知非毛公後人有此文鄭則知鄭意不以此爲久遠此書有所傳
授故知毛詩有之若是後人著之則鄭宜除去答之以此明
已不去之意以毛公之時已有此言故也高子者不知何人
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

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錫瑞案鄭箋不
解靈星之尸鄭意蓋不以高子之言爲然故謂高子之言非
毛傳所本有乃後人著之耳鄭君箋詩不擅除去蓋其慎也
孔疏解此殊不分明陳碩甫疑高子卽高行子孟子稱高子
論小弁之詩小弁傳引其說韓詩外傳又稱高子與孟子論
衛女之詩則與此高子當是一人吾於詩者故毛詩序與傳
皆有高子陸德明釋文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
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

魯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夷行故謂之夷也

疏本

疏證曰正義曰僖四年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南夷謂荆
楚引鄭志云云又上荆舒正義曰僖四年經齊公會齊侯魯
義兵南艾荆及羣舒正義曰僖四年經齊公會齊侯魯
蔡潰遂伐楚楚一名制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錫
瑞案僖公從齊桓伐楚因人成事形於歌詠實爲溢美齊侯
沒而僖公從楚奈何以懲制舒及南夷爲美談乎毛鄭以爲
史克作頌爲奚斯作奚斯見左氏閏二年傳頌疑作於僖公
三家以頌爲奚斯作奚斯見左氏閏二年傳頌疑作於僖公
生存之候並在齊桓未沒之前僖十五年季友公孫茲卒十
六年齊桓卒此頌當在十五六年前齊桓尙存故有懲制舒

鄭志疏證三

美

及南夷之頌季友公孫茲皆在而年篤老故有三
壽作朋之友若從楚之後作頌不當爲此語矣

商頌長發箋郊祭天也

趙商問云按祭法殷人禘嘗而郊夏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爲祭天皇帝以
響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爲圓邱之祭不審云郊何答曰
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爲
祭天皇帝詩之大禘宜爲圓邱之祭探意太過得無誣乎禘
者祭名天人共云

本序疏袁氏攷證曰雖疏節
引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

疏證曰正義曰祭天南郊亦名爲禘大傳注云凡大祭曰禘
自由也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
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嫫怒黃則含樞經白
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
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謂汎配五帝也如彼注則殷人之祖出於汁光紀故

以正歲正月於郊禘而祭之故此序謂之大禘也易緯稱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故知郊天皆用正歲正月也引鄭志云云曰是鄭解此禘爲郊天之事也小記大傳言禘祖之所自出者注皆以爲郊所感之帝而商云祭天皇大帝故云得無誣乎成蒼鏡曰孫氏星衍問字堂集三禘釋云周制大禘有三一曰圓邱之祭配以帝嚳出祭法云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殷人周人禘嚳也鄭注云此禘謂祭昊天於圓邱也一曰夏正郊天配以稷出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成仰也鄭注周官圓邱亦引大傳此文一曰明堂之祭五天帝配以文王曰祖五人帝配以武王曰宗出詩周頌序曰雖禘太祖也鄭箋云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蓋卽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考禘之所以異於禘者有數事一曰禘必配天圓邱及郊無論已明堂之祭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詩正義引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今案鄭君以祭法之禘爲圓邱之祭配以帝嚳以喪服小記及大傳之禘爲夏正郊天配以稷趙商誤會鄭悒喪服小記注第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大傳注明云郊祀后稷以配天皆不云以嚳配商則云注皆以爲祭皇天大帝以嚳配以配天皆不云以嚳配商則云注皆以爲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鄭

鄭志疏證三

堯

意謂長發之禘卽喪服小記大傳之禘商則云此禘之禘亦宜以爲圓邱之祭此誤會鄭指三也故鄭答云探意大過得無謬乎錫瑞案天人共云者謂禘必以人配天地如嚳配圓邱后稷配郊文王配明堂皆是天人合祭卽謂之禘非必圓邱祀昊天乃名爲禘也必天人合祭者孝經鈞命決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鄭注喪服小記引自外至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



